



袖珍经典

# 大学之理念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邱立波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大学之理念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邱立波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理念 / (德) 雅斯贝尔斯著; 邱立波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袖珍经典)

书名原文: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ISBN 978-7-208-06248-1

I. 大... II. ①雅... ②邱... III. 大学-教育思想-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264 号

---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牛瑞华 方 己  
装帧设计 陆智昌

---

**大学之理念**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邱立波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787 × 965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4  
字数 114,000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248-1/G · 1078  
定价 18.00 元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 目录

英译本编者前言 \_\_\_\_\_ 1

前言 \_\_\_\_\_ 9

绪论 \_\_\_\_\_ 19

### 第一部分 精神生活 \_\_\_\_\_ 25

第一章 科学与学术的本性 \_\_\_\_\_ 27

第二章 精神，人的存在，理性 \_\_\_\_\_ 52

第三章 文化 \_\_\_\_\_ 55

### 第二部分 大学的目标 \_\_\_\_\_ 63

第四章 研究，教育与传授 \_\_\_\_\_ 65

第五章 交流\_\_\_\_\_ 97

第六章 大学作为一种制度\_\_\_\_\_ 108

第七章 知识的宇宙\_\_\_\_\_ 121

第三部分 大学存在的必要条件\_\_\_\_\_ 145

第八章 人的因素\_\_\_\_\_ 147

第九章 国家与社会\_\_\_\_\_ 173

## 英译本编者前言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写于希特勒专政的晚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际，当时的德国大学刚刚经历了最为深重的内外灾难的洗礼。外在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德国城市里的瓦砾。内在的劫祸虽不触目，但回忆起来却更加惊心：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因为受到戈培尔（Goebbels）高音喇叭的蛊惑，因为受到党卫军长筒皮靴的诱引，而把康德的书丢在了一边；有这样一些教授，他们轻而易举地听信了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宣传，放弃了独立思考的基本标准；还有另外一些教授，尽管他们并不相信第三帝国的那些个说教，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谨小慎微地保卫自己的信仰，使自己不受欺骗而已，他们其实是成了欺骗者的帮凶。

在这样一个良心泯灭的时代里，仍然有极少数的德国学生和老师在坚贞不渝地信守他们对于诚实和独立思



考的承诺。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为这个承诺付出了代价，有的是以自己的生命，有的则是以年复一年的集中营或者流放生活。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卡尔·雅斯贝尔斯，虽然仍然居住在德国，在名义上也是自由的，但却被开除了教职，并且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学生和学者的共同体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严酷时代里面，这些学生和教授就碰到了其中的一个，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捍卫并且拯救了德国大学的荣誉。

卡尔·雅斯贝尔斯，我们知道，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不过他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在噩梦般的纳粹帝国倒台以后，他是最早呼吁重建的人士之一——他呼吁从根本上着手重新建设德国的大学。他对于我们西方传统中称之为大学的那些奇特的人类事业形式，从最根本处，从最核心处，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进行了一番考察。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现身说法，以一斑见全豹的方式展现出了德国哲学传统的活力和伟大之处：他不但为彼时彼地的特殊情境，也就是为1946年惊魂未定的德国写了一本小册子，与此同时，他所作出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对于其他许多时空状况下的人们同样也是适用的。

对于在我们美国人当中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的关于高等教育本质和功能的争论，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在美国，我们都承认，应该使所有有能力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无一例外地享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必须留心，不能使高等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或者一钱不值。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和强化高等教育的本质；而在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们有理由倾听一位哲学家的见解。

如果我们就这样来听取雅斯贝尔斯的见解，或许我们会不时地感到意外。他的某些理念或许会让我们感到震惊，或是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觉得这些理念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更坏的。但是，即便是那些和我们许多大学的日常实践相龃龉的理念，同样是发人深思的，同样值得一听。

雅斯贝尔斯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包含三个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方面：学问传授，科学与学术研究，还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他还认为，从长远来看，倘若将其中任何一种活动与另外两种割裂开来，那它必然会凋零萎缩。因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里面专职研究人员和专职教师人数的上升，势必要意味着大学精神生活的衰落；他还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不亲身参与到科学研究中去而能真正在大学里面教育好学生。

在哲学理念上，雅斯贝尔斯虽然拒绝对敌视自由的人作出任何精神上的妥协，他仍然坚持认为要在大学的层面上，抛开一切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铁幕，继续同他

们进行交流。并不是出自随便哪一种对于政治现实的懵懂无知，而是由于在一个专制政权之下生活了十二年的切身体验，雅斯贝尔斯坚信，大学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这样一种精神交流的自由，他因此还坚持说，在进入大学这个共同体的时候，大学应该

甚至准备接纳那些所谓的牺牲理智的人(*sacrificio del intelletto*)，接纳那些只要有可能就排斥异己的人。对于做到这一点，在大学心目中应该有游刃有余的自信。大学应该过一种充满挑战的生活，而不是乏味呆板的生活。它渴望交流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甚至会寻求与那些拒绝交流的人交往。如果一个智力非凡的人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学术上的才能，并且已经在用一种合乎学术规范的方式工作，那么，即便他的学术工作在旨趣上与一般的路数背道而驰，而如果大学拒绝接纳他的话，也是对大学理念的背叛。

对这个论点，他小心翼翼地限定说：

有一种要求，认为每一种世界观都应该在大学里得到展现，比如用哲学的形式，用历史学的形式，用社会学的形式，用政治学的形式，这也同样不符合大学的理念。如果某种既存的世界观没有造就第一

流的学者，那么这种观念在科学上就没有立足之地。每个人当然都喜欢跟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一起生活。但是，只要一个人承认大学的理念，只要他在未来院系成员的选拔中有发言的机会，他就应该保持一种倾向，把最离经叛道的观点引入到大学里面。他这样做，是为了给富有成果的学术争鸣创造机会，是为了不计任何风险地拓宽知识的视野——最重要的，是为了让高超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智力水准成为大学的惟一决定因素。大学不仅应当容忍，更需要使那些与自己的目标截然相反的人被接纳进来。只要这些人愿意在大学的范围内宣扬并且讨论他们独特的信仰和经典，只要他们允许自己的信仰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促动，他们对于大学就是有用的。但是，如果他试图用这些信条来主宰大学，如果在学校职位候选人的选拔过程中，他任人唯亲，偏袒自己的信众，如果他企图用先知式的说教取代学术上的自由，那么他就和坚守自身理念的大学的其他成员之间，进入了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

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反对这些看法的理由。并且在事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已经爆发战事或者战事已经迫在眉睫的境况下，这些反对意见好像更是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因为在这种时候，一切着眼于长远的原则，在应付当前危机的权宜打算面前，好像都黯然失色

了。但是，危机越是纷至沓来地出现，我们的思想和制度就越是需要长远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在一个危机四伏、变乱迭起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必须反思一下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仅应该着眼于当前的和不久的将来的需要，还要按照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样子，着眼于长远未来的需要。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权可以维持三代人的统治，但是西方世界相对自由的大学制度，却以其差不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活力与势头，迄今为止已经延续了将近九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希望这种生长的势头继续下去，那么我们最好还是问问，这一切的奥秘在哪里；而卡尔·雅斯贝尔斯尝试从哲学角度所给出的回答，说不定可以给我们在此时此地需要作出抉择的公民、学生和老师们一些启示。

除了第九章的最后部分和第十章的全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英译本未对德文本作任何的删节。被删节掉的那些段落，相当于原书的第124—132页，所谈及的状况都是针对德国或者1946年战后的特殊情势的，和美国的现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前言”里面，读者马上就可以读到一篇对雅斯贝尔斯方法的讨论，作者是罗伯特·尤里希教授，他是一位对美国状况非常熟悉的教育哲学家。

在另外一本雅斯贝尔斯的小论文集《悲剧之后》里面，收录了对雅斯贝尔斯更进一步的介绍，收录了他截

止于 1952 年的著作书目，也收录了由哈罗德·A.T. 赖希尔教授撰写的对于雅斯贝尔斯著述风格及其英译问题的讨论；该书也被收入了“思想之种”系列丛书，也是由灯塔出版社出版。

耶鲁大学 卡尔·W. 多伊彻



## 前 言

卡尔·雅斯贝尔斯，与马丁·海德格尔一道，同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不消说，像他那样一个有着坚定、清明的头脑的人，自然不会想到为自己的理念和名声贴上某个时髦的标签，特别是当那个标签被用来指称某个流派纷呈的哲学思潮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情形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而不是眉目分明的。但不管怎么说，他本人还是把自己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命名为《存在主义哲学三讲》（*Existenzphilosophie: drei Vorlesungen*）（华尔特·德·格洛伊特，1938）。

在一个全德国的学院派哲学基本上都全神贯注于“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的精雕细琢的时代里面，雅斯贝尔斯慧眼独具，开始关注一个远比单纯的知识论要更具包容性的问题（虽然此问题绝非与知识论毫不相干），也就是说，关于人类存在



的问题，关于人类与他自身以及宇宙的关系问题。

“被称为是存在哲学的东西”——在上面提到的讲演里面，他说——“只不过是一种新的而且是更具生机的哲学形式而已”。

“‘存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词汇，这个事件不是偶然出现的。因为它提醒人们注意那个几乎被淡忘了的哲学的目标问题，这个目标是，凭借直觉直接洞察和体悟真实的起源和本质，那洞察和体悟的方式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思考着的人，通过一种内倾的(inward-directed)行动，来关注对我本人的个体存在的理解问题。这种哲学思维方式试图找到一条返回这样一个地方的道路，这个地方远离只是知道关于世界的知识这样一种做法，远离约定俗成的言说方式，远离陈规和傀儡的把戏——远离所有一切只是前景 (foreground) 和表面的东西。存在是以一种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所赋予的强调语气 (accent) 直指真实的概念之一；我，只有在完全是我自己的时候，只有假借这个优势，我才能够抓住事实的真相。”

有几个方面的影响把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考引领到如此深邃的境地。由于我们现代人习惯于把学者的工作圈禁到某个系科的狭小领域里面，所以在雅斯贝尔斯的生平之中，有一个出人意料而至至关重要的事实至今仍不甚为人所知，这个事实是——在攻读完法学和医学以后——他是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